

中国博士文丛

现代汉语 色彩词研究

Xiandai Hanyu Secaici Yanjiu

叶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

叶 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叶军著.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1.11

ISBN 7-204-06004-0

I. 现… II. 叶… III. 汉语-词类-研究-现代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994 号

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

叶 军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内蒙古瑞德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呼市分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75 字数: 170 千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500 册

ISBN7-204-06004-0/H·37 定价: 15.00 元

序

在客观世界中,无处没有色彩的存在,正是这些色彩,把整个的客观世界点缀得斑驳陆离,使整个的宇宙充满了神奇。自古以来,人类都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与色彩须臾不可分离的环境里。人们使用的语言符号,有一部分是用来表达色彩的,所以语言和客观世界中的色彩自然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并形成了语言词汇中的色彩词系统。

色彩的存在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如光学、美学、艺术学等许多学科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色彩进行了探讨,这对我们研究语言中的色彩词都是有很好的启发作用的。

词汇学界对色彩词的研究起步也是比较早的,但是综观现有的著述来看,总还让人感到有不满足之感。究其原因,不外有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这种研究还往往只拘泥于几种具体的很基本的色彩上,如红、黄、蓝、白等等;另一个是忽略了色彩词和色彩本身也各有特点,毕竟不是完全等同的,正因为这问题还不

够明确,所以往往把一些具有抽象色彩的词语都排斥在色彩词语的研究范围之外,同时又把色彩词和含彩词语混为一谈。

叶军老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自己的想法,于是从新的思路,开始了对色彩词的研究。通观《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一书,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提出:第一,作者从客观事物和色彩的关系谈起,认为事物是色彩的载体,色彩永远附着于物体而存在,具体色彩是这样,抽象色彩也是这样。色彩词是在物体的具体色彩的基础上,通过人们的思维活动而分离出来的语言符号,表示具体色彩的色彩词是这样,表示抽象色彩的色彩词也是这样,所以色彩和色彩词不是等同的。第二,由于色彩和色彩词不相等同,所以作者不仅研究了具体的色彩词,而且也扩充到了抽象的色彩词,这就大大地扩展了色彩词的研究范围。在具体色彩词的研究方面,除细致论述了基本色彩词之外,更用大量的篇幅详细地分析和论述了各类物色词和表情色彩词等等。这一新的观点和思路,不仅为色彩词的研究提出了新的不容忽视的内容,而且更为色彩词的研究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必然会使色彩词的研究更加丰富多彩,更能符合语言词汇的实际。第三,该书第一次明确地把色彩词和含彩词语区分开来。第四,该书第一次把各类色彩词的性质、特点以及其形成、结构和语用等情况,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并清楚地说明了色彩词语也是语言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此外,该书在治学态度上也是非常严谨的。

由以上所述可以看出,《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一书的确堪称为是一本创新之作,它不但为色彩词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更为拓展色彩词的研究领域、使色彩词的研究大大的向前

进一步推进而做出了贡献。我为作者取得了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高兴,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特写下以上的话表示祝贺和鼓励。

葛本仪写于山东大学

2001 年 8 月

引 言

本书有关现代汉语色彩词的研究归属于现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范畴。其研究的目标、内容、方法及理论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属于现代汉语词汇研究的一个分支,旨在重新界定色彩词,建立这一子系统的研究框架和理论体系。

具体来说,首先从色彩词的含义、类别、生成、特点和功能等方面入手,勾勒出现代汉语色彩词的全貌。然后从色彩词与一般词语的关系、色彩词与逻辑思维的关系、色彩词与民族文化、色彩词的语用等方面对色彩词这一词汇系统进行描写。

从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模式来看,拟以静态和动态、语言系统和言语系统相结合的方法,从个案研究入手,建立有关色彩词的理论。宏观上,以共时为基础,立足于现代汉语色彩词,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汉语色彩词的产生及其种种变化;微观上,细致分析色彩词这一特殊类聚中的各种现象,以使色彩词理论模式得以充实。

本书的写作除以词汇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为指导外，还同时以心理学、色彩学、光学、语义学、语用学、逻辑学、比较语言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理论模式作为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目 录

序	(1)
引 言	(4)
第一章 色彩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一、人类认识色彩的轨迹	(2)
二、语言与色彩	(7)
三、现代汉语色彩词研究综述	(13)
第二章 现代汉语色彩词的界定	(29)
一、色彩词的含义	(29)
二、色彩词的类别	(34)
第三章 色彩词产生的原因及形成过程	(53)

一、色彩词产生的原因	(53)
二、色彩词的形成过程	(67)
 第四章 色彩词与含彩词语	(90)
一、色彩词素是认识“含彩词语”的一个“最敏感的触点”	(91)
二、不同构词语境对色彩词素的制约	(96)
 第五章 色彩词的特点和功能	(101)
一、色彩词的特点	(101)
二、色彩词的功能	(121)
 第六章 色彩词与民族文化	(138)
一、文化的镜象:色彩词联想意义对民族文化的“折射”	(139)
二、“一沙一世界”:色彩词对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反映	(157)
 第七章 色彩词的语用研究	(166)
一、色彩与色彩词的语用价值	(167)
二、色彩词与造境	(170)
三、色彩词与几种修辞方法	(191)
四、色彩词的随机造词现象	(203)

第八章 结语：关于建设现代汉语色彩词属性 库的构想	(210)
主要参考文献	(228)

第一章

色彩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色彩词作为表达色彩概念的语言成分,是一类特殊的词群。这种特殊表现在色彩词作为现代汉语词汇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具有不同于其他词汇子系统的个性特征,其系统内部的各个元素在语义上普遍具有的模糊性、形象性、象征性及由此而突显出来的民族性等特点,正是色彩词个性特征的典型表现。这些特点使得色彩词系统具有了鲜明的文化内涵,并且使色彩词系统成为学者们考察整个现代汉语词汇系统的一个特殊窗口。

追本溯源,色彩词系统的许多特点其实是由它所概括的客观对象——色彩所赋予的。因此,对色彩词的研究必须结合对色彩的考察来进行。事实上,通过对色彩的考察,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色彩词系统各种特点形成的根本原因,也只有这样,

才能对色彩词进行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我们的研究是经由色彩这一路径而展开的。

一、人类认识色彩的轨迹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色彩世界里。然而,人类对色彩的真正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 从符咒到符号

在原始时代,原始人将色彩视为一种咒术。考古资料证实,人类最初认识和使用颜色,是在 15 万年到 20 万年前的冰河时代。在相关的出土文物中,人们发现了残留的颜料粉末。其间在约 7 万年前到第二纪冰川期的后期,在亚洲、非洲、欧洲的相当范围内居住的现代人的祖先之一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在举行殡葬仪式时,用红褐色和黑色修饰人的遗体。在继尼安德特人之后的克罗马侬人(Cromagnon)中,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实例:死者以各种各样的姿态被埋葬,身体上及墓中往往涂着红褐色。这样的殡葬习惯至今仍能在亚洲、南美等地的许多种族中见到。人们在死者的面部和躯体上画上各种花纹,其中红、白、黑等色为多,尤其是红色最为普遍。人类学家认为,血是人类及动物生命的象征,因此,原始人把象征生命之血的红色涂以人身,正表现了希望死者再生的心理。这种着色于死者的方式显然是一种带有咒术性质的纪念。不过,对于生者——原始人自身来说,用颜色纹身也是极其普遍的,此举往往是出于部

落间的标志、参加仪式的证明、赴战的鼓舞以及舞蹈等目的。比如,澳大利亚的某种族,人们经常把白黏土或红、黄色矿土藏于袋鼠皮制的旅行袋里,平时他们只是在颊、肩或胸上画几道斑纹,而一旦有什么庆典仪式,则用袋中之色纹于全身。至今,澳大利亚的土著民族在成人仪式的庆祝会上还保留了这个习惯。在弗雷泽(Frazer)的名著《金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战争的胜利者饮敌人之血并涂以自身,古代爱尔兰人就有类似的习惯。在欧洲,凯旋而归的将军用红色粉饰身体的习惯则一直延续到古罗马帝国时代。

无论是着色于死者还是生者,在单纯的“人着色于自身”的时期,色是一种具有魔力的东西,生命的喜悦、死亡的悲哀、胜利的狂欢都可以用色来表达、来抒发、来企盼。

随着对自然的改造,人类的认识能力、审美能力不断提高,原始人开始由“着色于自身”转向“着色于物体”,欧洲旧石器时代的一些绘画作品一般被认为是这种转化的标志。其中法国的拉斯科及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中的绚丽岩画(距今15000年)是公认的典型。其实,早在这些岩画诞生之前,人类已经开始了“着色于物体”的实践。如我国的山顶洞人(距今18000年)就曾经用赭石色的矿物颜料涂抹贝壳、兽牙和石珠。可以看出,“人着色于物体”实际上是“人着色于自身”行为的一种演变和延伸,只是这种演变和延伸使“颜色和形体同时产生了咒术功能”^①。而且,对于原始人来说,这一时期“图案的咒力是最重要的”^②,也就是说,色彩的符咒力量已逐渐弱化,往往是与被着色

① 【日】城一夫著,亚健、徐漠译:《色彩史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8页。

② 同上,第8页。

物相互配合,来无声地传达各种思想、感情和情绪。正如日本城一夫所指出的:“起初,原始狩猎人在洞穴深处作为一种秘仪所进行的彩画活动,随着人们逐渐从事农耕生活、建造部落、建设城市、缔造文化,并在这些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的色彩原料和色彩。那时,颜色已从咒术的世界中离去,它在变成具象形体的同时又变成了表达美好愿望的语言,变成了某种符号。”^①(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换句话说,原始人从“着色于自身”到“着色于物体”的实践过程,也是人类对于色彩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而且随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冶炼业、织染业、陶瓷业等的发展,色彩日益摆脱远古时代作为一种原始宗教性的神秘符咒的局限,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类特殊的符号,传达了各种各样的信息,这一点将在本书有关色彩词的意义论述中予以进一步的说明,在此不作更多的讨论。

(二) 科学色彩观的形成

人类对色彩真正科学的认识远远晚于人类对色彩的开发利用,这也是符合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的。

纪元前,在古希腊出现了有关色彩学的较为系统的论述。如斯多葛哲学家热农(Zenon,公元前342—前270年)曾指出:“色彩是物质最初的现象形式”。柏拉图(Platon,公元前427—前347年)则指出:“白的东西导致眼的开放,黑的东西导致眼的收缩。”特别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前322年)在他的著作《泰奥菲拉斯图斯的色彩学》中对色彩进行了较为深

^① 【日】城一夫著,亚健、徐漠译:《色彩史话》,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14页。

入的研究,他认为:“黑暗是由于光的缺乏……单一色的白、黄、黑,是和四元素,即火、空气、水、土相匹配的颜色。空气与水其性质是白,火与太阳是黄。土本来也是白,但为了着色,其色还是有各种各样的。黑色是由于火燃烧后,耗尽空气和水分时而产生。白、黄、黑以外的色,作为单一色是通过混合或调配而产生,由于混合和调配的不同分量,其色还有各种变化。”^① 用我们今天的色彩常识来考察,其观点有许多片面的地方,但亚里士多德也有正确的一面:“如果光照在一个物体上时,基于该物体的色,光会再次发生变化。”^② 这实际上是把物体的色和照明光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得的。另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kle,公元前490—约前430年)则认为光照耀下的物体均放射出色彩的微粒,并作直线传播,这就是光微粒学说。这一学说在极长的历史阶段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到公元1666年,英国物理学家牛顿(1642—1727年)首次用三棱镜分离太阳光,得到了光谱七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并于1704年发表了著作《光学》,为色彩学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将色彩科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此同时,荷兰物理学家惠更斯则提出了挑战传统光微粒学说的光波动学说。直至二十世纪,两学说之战才由爱因斯坦的论证得以统一,即光既有微粒又有波动传播的两重特性。由于有了光学理论的指导,对色彩的研究才彻底地摆脱了迷信的局面。但色彩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还要归功于德国伟大的文学家、诗人歌德。在他的名著《色彩论》(1810年)中将全部色彩概括为三类:

^① 转引自【日】冢田敢等著,易利森编译,宁德辉校:《色彩美的创造》,湖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② 同上,第7页。

一是“属于眼睛”的色,称为生理学色;二是“属于各种物质”的色,命名为化学色;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通过镜片、棱镜等媒介手段所看到的色”,是为物理学色。歌德认为牛顿只是看见了第三种类的色而已。他对这种物理学色不感兴趣,将研究的中心放在了“生理学色”,组成了著名的“歌德色相环”,并将一切色彩看做是含有正和负的色,红、黄、绿是正色,表现了幸福、喜悦、明朗,并与温暖联系在一起。寒色中的青色则表示黑暗,从青色派生的紫色、深紫色则暗示了悲哀和胆怯。歌德对色彩的心理和生理作用的重视,即使在色彩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仍有着重要的价值。现代色彩学理论也证明,“在明亮的日光下,每个物体都显示着它的本色。没有光线的时候,所有物体都看不见——虽然它曾有颜色。不发光的物体所呈现的颜色叫物体色,它是人们视感觉中光刺激的一种特性的反映。没有光就没有色。”^① (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不过,真正要确定一种颜色,有主观客观两种因素,不光靠物理测定,还有人的视觉感受的心理作用。也就是说,光并不等于色彩,“色彩的知觉过程,是人们对色彩感觉所经历的物理—生理—心理过程。……是客观审美对象(物体色)与主观审美主体(人的创造性思维活动)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复杂心理活动过程。”^②——人类对色彩的审美实践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结论。而且,由于人们对色彩的知觉总是借助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来获得,因此,人们在感知色彩时总是将色彩与其所依附的对象联系在一起。反映到语言中就表现为语言中许多色彩词最

^① 吴镇保、张闻彩著:《色彩理论与应用》,江苏美术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9页。

^② 同上,第120页。